

给生活加点滤镜

疾步穿过喧嚣的街头,走进离家不远的菜市场。一个摊主正倒拿矿泉水瓶往菜蔬瓜果上挤洒水滴。那蔫奔的菜叶顿时活生起来,瓜果也显得更加鲜亮了,勾动人们的购买欲。

不过,对她“掺水”的做法我还是心存戒备,直接用生硬的语气对摊主说:“你这是在给它们增加重量吗?不要少秤哦!”

摊主是一个中年女人,她笑盈盈地回答:“叶子青菜论把卖,瓜果皮滑沾不上水分的,我这是在给它们加点‘滤镜’呢。”

一个起早贪黑的菜贩,整天面对众多如我一样挑三拣四的买主,竟然懂得用“滤镜”之法,滤掉身心的疲惫,将平淡的俗常生活稍加美化后呈现于人前。这着实令我为之振奋。我果断买下一把红薯藤

和两个香瓜,她热心帮我掐去叶尖,将我选乱的瓜果重新摆放齐整,还铺了几片鲜嫩的红薯叶在瓜果边上。转身回头的刹那,我又见她的摊前聚集了顾客。

有个当摄影师的朋友曾告诉我:照片及图像素材等,皆是由像素构成,每个像素就好比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本来的容颜和身份。滤镜就是通过改变像素的位置或颜色生成特效,根据个人喜好选择调整位置或调节颜色。

我恍然明白,生活中相同的事物入景,你想要感受到锦上添花,全依赖人为的想法,加一点“滤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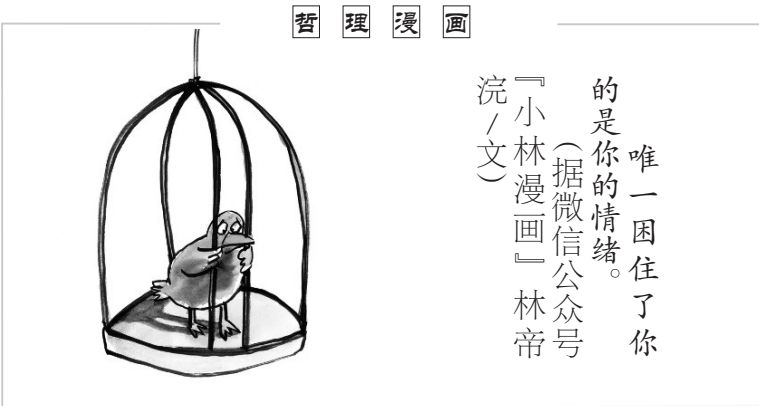
不久后,迎来了女儿高三开学季,也迎来孩子的青春叛逆期。一向乖巧的女儿忽然提出要去学校住宿,我害怕她“早恋”,耽误学习,坚决不同

意。她躺床上“罢课”抗议。在这高考关键时刻,我只得妥协。女儿离开家的那几天,每夜都有或明或暗的月光从窗口斜射进她的卧室。牵挂担忧夺走了我的睡眠。这时,我想到了距离改变位置,距离产生的美不也是一种“滤镜”吗?月有圆缺,花有开落,人有离合。父母与子女最终也是要分离的。

我调整好自己,重拾年轻时的爱好,利用空闲画了一百多幅彩铅花卉。女儿回家看到那些画,惊叹不已:我要努力啊,不能荒废母亲的优良基因。后来,女儿考上了理想的大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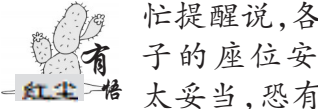
过度滤镜会失真,而要适当使用,就像菜贩洒水、农民浇灌庄稼一样,不早不涝,润物细无声。

(摘自《广州日报》朱小平/文)



郭进的清醒

宋初著名将领郭进做邢州刺史之时,在城北修建了一处宅子。落成之日,他请来宾朋好友设宴庆祝,还一同邀请建房的工匠参加。他特意安排工匠们坐在上席,而把他的几个儿子安排在了工匠的下首。有朋友见状赶忙提醒说,各位公子的座位安排不太妥当,恐有失身



份。郭进听罢一笑,指着工匠们道:“此造宅者。”然后又指着自己的儿子们说:“此卖宅者。卖宅者当然要坐在造宅者的下首。”郭进素以头脑清醒著称,对自己的孩子也是看得透透的。他果然一语成谶,在他过世后不久,他的儿子就把这处宅子卖掉了。人生短暂,再多的良

慢车

飞机虽快,我却喜欢坐火车。

火车能保存记忆。我指的是那种时速100多千米,一上车就是一天一夜的慢车。由于行驶得不是太快,人与事不会被速度甩掉,车上的经历以及所读的书,下车依然鲜活,数周后还历历在目,旅途中的记忆全都安好如故。飞机则不然。在疾驰

网络上流传着一句话:“你被什么保护就被什么限制,任何依赖皆是慢性自杀。大树底下无劲草,大树能为你遮风挡雨,同样也能令你暗无天日。”依赖,有时似一把温柔却又束缚的枷锁。表面上看似给予人们庇护,实则极大地限制了自身的成长。一旦我们习惯于依赖他人或外部条件,便会逐渐丧失自我探索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历史上因过度依赖而走向败局的例子很多。刘禅过度依赖诸葛亮的辅佐,结果在诸葛亮离世后,蜀国迅速衰亡。反观越王勾践,战败后并未依赖他人救助,而是卧薪尝胆、奋发图强,最终成就复国大业。

在现实生活里,笔者时常看到一些人过度依赖父母、朋友或各种外在因素。遭遇困难时,他们不是想办法自行解决,而是第一时间向他人求助。长此以往,他们很有可能失去独立思考与行动的能力。

大树底下的小草,虽能免受阳光暴晒与风雨摧残,却因大树的遮蔽而难以获取充足的阳光与养分,难以茁壮成长。与之相反,生长在旷野中的小草,尽管要历经各种风雨的考验,却能在广阔天地中自由生长,展现出顽强的生命力。

(摘自《羊城晚报》孙江林/文)



恐龙灭绝让葡萄传播到了全世界

发表在《自然·植物》杂志上的一项研究证实,如果陨石没有导致恐龙灭绝,葡萄就不会在世界范围内种植。

科学证明,我们现在能喝上葡萄酒可能是因为恐龙灭绝。这并不是玩笑,事实很可能就是,如果不是陨石导致恐龙灭绝,我们就得发明别的东西来代替葡萄酒了。

研究人员不久前在哥伦比亚、巴拿马和秘鲁发现了距今6000万到1900万年前的葡萄籽化石。其中一颗属于西半球已知最古老的葡萄科植物。这一发现最近发表在《自然·植物》杂志上,或将帮助我们理解葡萄科植物是如何在恐龙灭绝后的岁月里在地球上传播开来的。

美国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古植物学家、该研究第一作者法比安尼·赫雷拉说:“这是在世界这个地区发现的最古老的葡萄科植物,它们比在地球另一端发现的最古老的葡萄还要早几百万年。这

一发现非常重要,因为它表明直到恐龙灭绝之后,葡萄才开始在世界各地传播开来。”由于水果变成化石的情况非常罕见,科学家不得不提取更有可能成为化石的种子进行研究。已知最早的葡萄籽化石是在印度发现的,距今已有6600万年的历史。这个时间与一颗小行星撞击地球——这引发大灭绝并改变地球生命进程的时间相吻合。这绝非巧合。赫雷拉说:“我们首先联想到的总是恐龙,因为它们受到的影响最大,但这次大灭绝事件对植物也有很大影响。森林重建的方式改变了植物的组成结构。”

赫雷拉和他的同事提出了一个假设:恐龙的灭绝可能是森林发生改变的原因之一。论文共同作者、密歇根大学研究员莫妮卡·卡瓦略表示:“众所周知,恐龙等大型动物会改变它们周围的生态系统。我们认为,如果有大型恐

龙在森林中游荡,它们很可能会撞倒树木,使森林比现在更加开阔。”没有了大型恐龙的撞击,包括南美洲等地的一些热带森林变得更加茂密,层层树木形成了林下层植被和林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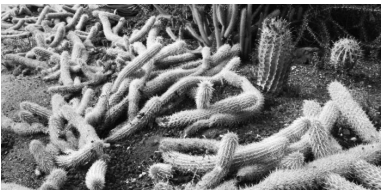
这些新的、茂密的森林给葡萄提供了一个机会。赫雷拉说:“在化石记录中,我们开始发现更多利用藤蔓爬树的植物,比如葡萄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大灭绝事件后,鸟类和哺乳动物的多样化也可能通过传播种子为葡萄提供了帮助。

2022年,赫雷拉和卡瓦略在哥伦比亚安第斯山脉进行实地考察时,一块化石引起了卡瓦略的注意。赫雷拉回忆说:“她看着我:‘是葡萄!’然后我看了看,也由衷地发出了惊叹。这太令人兴奋了。这块化石位于一块有6000万年历史的岩石中,不仅是南美洲的第一块葡萄籽化石,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葡萄籽

化石之一。”

葡萄籽化石本身很小,但赫雷拉和卡瓦略能够通过它的形状、大小和其他特殊的形态特征来加以识别。回到实验室后,他们进行了CT扫描,扫描结果显示了它的内部结构,并确认了其身份。这项报告的合著者、美国史密森学会自然历史国家博物馆的格雷戈里·斯塔尔说:“这个新物种的重要性还在于,它支持了普通葡萄科植物起源于南美洲的假设。”

研究小组在南美洲和中美洲进行了进一步的实地考察,在《自然·植物》杂志上发表的这篇研究报告中,赫雷拉及其合著者最终描述了来自哥伦比亚、巴拿马和秘鲁的9个新品种葡萄的化石,它们的历史从6000万年到1900万年不等。这些种子化石不仅讲述了葡萄在西半球传播的故事,还讲述了葡萄这个家族经历的多次灭绝和开枝散叶过程。(摘自《参考消息》)



如果按字面意思来理解“伏地魔”三个字,这种植物应该可以对号入座:新绿柱属毛虫仙人掌。

这种仙人掌最大的特点就是它可以在地上匍匐移动,而当一大群毛虫仙人掌在地面上时,场景就会看起来很诡异?因此,新绿柱属毛虫仙人掌还有一个别名:爬行魔鬼。

毛虫仙人掌生长在墨西哥的南下加州,是墨西哥的特有物种,而且如今人们发现它只在沙质土壤中生长。

墨西哥的绝大部分区域为热带高原,降水量较少,有着分布广泛的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因此,能在恶劣环境中生长的仙人掌也进化出了各种能够节水的适应性以及一些特别的外形。

在较为温和和潮湿的环境中,这些仙人掌每年就可以移动60厘米。而在恶劣的炎热干燥环境中,它们会移动得很慢,10年才能走60厘米。它们可以存活百年,也就意味着基本能爬行60米,由于缺乏蜜蜂等传播花粉的媒介,它们依赖克隆的方式进行无性繁殖,看起来就好像是杀死了过去的

会走路的植物

很少有可以传播花粉的生物(比如蜜蜂等),所以才进化出了如此惊人的适应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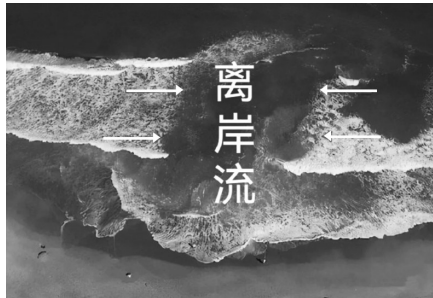
这种仙人掌已经濒临绝种,被列入墨西哥濒危植物名单上。

毛虫仙人掌并不是唯一一种长了“脚”会走路的植物。另外一种植物仿佛是奇幻小说里才会出现的物种,能“踩着高跷”前进,叫做行走棕榈树。

行走棕榈树生长在中美洲和南美洲的热带雨林中,本身有20多米那么高,因此,这些树会长出长长的板根,为的是支撑树干,增强稳定性,而且还能向外延伸,在更大的土地区域内吸收养分,哪里有养分它就朝哪里“走”。

(摘自《天下奇闻》)

海边旅游警惕离岸流



在岸边居住或旅游伴随着一个隐形杀手——离岸流。由于离岸流具有极强的潜伏性,近年来引起了不少溺亡或走失事件。

2024年5月2日下午,广东陆丰一家五口在海边拍照时被海浪卷入水中,其中四人溺亡;2023年10月4日,一名4岁女童在上海浦东南汇新城海滩走失,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2022年7月31日,山东青岛市南区第三海水浴场,两名20岁左右的男青年被卷入海中不幸身亡;2021年8月15日,在福建漳州漳浦县前亭镇江口村附近海滩,17名游客被卷入海中,其中11人经抢救无效死亡……据统计,全球大约80%的海岸溺亡或走失事件都与离岸流有关。为此,我们应对离岸流加以重视,识别离岸流的特征,认识离岸流的危害,避免因海岸活动引发的伤亡。

离岸流,也被称为裂流、回

(摘自《百科知识》)